

桂 苑

刊頭書法 陳峨

档案春秋

从土山湾起步的一代宗师 (上)

土山湾画馆再传弟子张充仁，和同辈水彩画家李詠森、谢之光、潘思同、颜文樑、汪亚尘、林凤眠、李剑晨、张眉荪、陈秋草、冉熙等共聚上海，占了当时中国水彩画界的半壁江山，共同开创了中西合璧、各具特色的中国水彩画，为中国水彩画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。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水彩画家，也是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的水彩画大师！他们或毕业于上海美专，或毕业于苏州美专，或毕业于新华艺专，追根溯源，这些美术院校的师承大都和土山湾画馆有关。

来土山湾博物馆观“西画教育溯源——土山湾馆藏水彩画展”，继续溯源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在土山湾的传承与发展吧。“土山湾二代”张充仁年轻时心

心念念想进入土山湾画馆学习绘画，虽然未能如愿，但画馆毕业的优秀学生安敬斋、田中德和徐詠青等，或成为他的绘画老师，或对他的绘画进行过指点。因此，张充仁可以说是土山湾画馆的再传弟子。离开土山湾后的社会现实远达不到人生期望，他又远赴比利时求学进行艺术深造，成就斐然。学成归国后，他传承土山湾画馆衣钵创办充仁画室，继续传递艺术薪火。张充仁毕生致力于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，在雕塑、油画和水彩画领域成就卓著，不愧为一代宗师。

从土山湾起步

张充仁的父亲自幼寄养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，曾跟随木工间主任葛承亮学习木工和雕刻；母亲则在徐家汇圣母院的绣品间工

作。两人成婚之后便生活在土山湾周边的“五埭头”，1907年生下了张充仁。张充仁自出生就带着“土山湾二代”的标签，他的成长也离不开土山湾这个“摇篮”。

张充仁4岁丧母即被寄养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，两年后进入类思小学（今汇师小学）读书。由于绘画成绩出色，张充仁深受土山湾画馆出身的校长田中德的喜爱和栽培。小学毕业后，张充仁进入土山湾照相制版部，拜画馆出身的安敬斋为师，除学习摄影制版技艺外，也跟随安敬斋学画。安敬斋严格按照画馆的规定，让他从头开始学习绘画。安敬斋最初教他用毛笔在白纸上临摹图画，之后改为临摹铅笔画，还教他用木炭笔学习石膏像素描。之后进入水彩画的学习，除了在室内进

行静物写生，安敬斋还带着张充仁一起去附近的龙华百步桥写生。1924年，安敬斋开始教张充仁学习油画，他让张充仁反复看拉斐尔的作品并不断临摹，从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里，张充仁还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大家，除了居住在土山湾、与张充仁有亲属关系的马相伯，还通过安敬斋认识了当时已成为一代大家的徐詠青。在马相伯的呵护下，在徐詠青的鼓励下，张充仁暗暗立志一定要学好绘画，走艺术发展的道路。中国最早的摄影记者郎静山也在土山湾采访安敬斋时与张充仁相识，日后对张充仁的事业亦有所帮助。

在土山湾的这段时间里，张充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也确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，一颗艺术巨星即将从土山湾冉冉升起。

(未完待续)

■ 彩铅画 林春



■ 書法 殷佩紅

一把好锁使用50年以上没有问题的。我家门上的防盗锁用了25年，从未发生过什么故障，看来还可以用上25年。防盗锁的坚固耐用值得点赞，但我对此锁的名称却很反感。

防盗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，也是贫穷年代走向富裕社会的民间符号，因为防盗一定是你家有钱啦。过去的白天少有人家是锁门的，发小在弄堂里白相，从这家穿到那家畅通无阻，只是到了夜里睡觉才上锁。我在千禧年入住新小区，25年家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失窃。这不能全归于防盗锁质量过硬，主要是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强了，生活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好了。有段时间微信提醒，小偷采取了作案新手法，可以不留痕迹打开防盗锁进入室内，但只要业主把钥匙插入锁孔内就安然无事。谁知道这是真是假？吾妻照做，每夜坚持。

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人老记性差，出门不带钥匙非偶然。有一次外出，刚乘上地铁，手机响了，妻子说我的钥匙忘了带；她也要出门，如回来晚的话，叫我在外面等一会儿。等待开门是很

换锁记

□ 王妙瑞

让人烦心的，那只能怪自己粗心了。电视上看到有些老人帮带孙辈，出门买东西，把钥匙遗忘在家了，怕孩子爬窗发生意外，情急之下报警，消防员接警迅速赶来处理，非火灾却对公共资源造成了浪费。更有忘带钥匙造成了严重悲剧。

想不到数字社会来得这么快，生活越来越智能化了。智能锁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开门用钥匙的历史，这项科技成果正走进千家万户，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。虽然高档智能锁三千多元一把价钱有点贵，但我考虑后决定换锁，两个人补发的半年养老金足够买一把了。上网订购，第2天快递送货上门，第3天小师傅来安装了，一个半小时搞定，房门上焕然一新。经安装小师傅指导操作，2分钟学会了。从此我再无钥匙牵挂，因为有无形门卫看家。而且手机和智能锁互联。外出通过手机APP查看摄像头画面，了解门锁状态等信息一目了然。遇突发情况会自动报警。我回家时无须扫描脸部，智能锁语音提示门锁已开，好温馨啊！

升入初中，学习压力愈来愈大。原本体质就不怎么好的我，不堪重压，各种头疼脑热接踵而至。母亲一直注意着我的身体状况，紧蹙的眉一连几天都不曾舒展。迫不得已，她决定带我去老中医那里讨几味方子。老中医抬眼望了望我，凝神屏息地为我号脉，龙飞凤舞地写上药方，告诉母亲：“脾虚，不必多虑，坚持吃药即可。”母亲紧皱的眉头终于缓缓放松，随后马不停蹄地去取药。

母亲取来一大包药材，按类别分成各式各样的小包装袋，安静地摆在桌面。透过牛皮纸袋，一股苦涩的味道弥漫开来，在鼻息间经久不散。我微颤身体，咽了口水，心里不禁打鼓：“这药该有多苦？”目光旋而对上母亲清澈含笑的眸子，她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别怕，良药苦口，身体就好了。”

出了医院，母亲又买了个煎药的陶罐，小心翼翼地包在塑料袋中，一到家便拆开药袋，将药一样样倒入陶罐。从未熬过中药的她，不小心散落了些药材在桌上，她用手拢了拢药材放入陶罐。躺在陶罐里小山似的中药，散发出了更加浓烈的药味。

看着母亲不紧不慢地将最后一包药草倒进陶罐中，再注入水，调好火候。它们似乎早已准备好迎接火的簇拥。不多时，那厚重的药味在整间厨房弥漫着，在烈火的煎熬中，药的精华也慢慢渗出，陶罐中的汁渐渐变成棕色。

许久，厨房里扑扑作响的沸腾声戛然而止。只见母亲先在洁白的碗上铺好滤纸，然后一只手

费劲地提起陶罐，另一只手紧紧按住罐盖，将药慢慢倒入碗中，滤纸上留下许多药渣，她额头上竟沁出豆大的汗珠。接着，她端出一杯药汁，表情有些不忍，我知道她在顾虑什么：从小就嗜甜的我怎能忍受这苦涩的味道？但想到她的付出，我紧闭双眼，毅然地深吸一口气，想一饮而尽。但药刚靠近嘴边，一股恶心就让我整个内脏翻江倒海起来，干呕不止。我连忙抬起头，拧着眉，看向母亲，她脸上的表情似乎比我还痛苦好几分。她轻轻摸着我的头，鼓励道：“加油！”

终于，在她怜惜和期待的目光之下，我抿了一口。浓烈的苦味迅速在我口中扩散开来，指甲深深地嵌入手掌之中，我的两条眉毛都拧到一起。几经来回，我终于将药喝完，母亲连忙将早已剥好的糖塞进了我的嘴里。

每天清晨，知道我不喜欢空气中残余的药味，母亲便打开窗；接着又悄悄地准备早餐，怕吵醒熟睡的父亲和我；晚上陪读到深夜，我总能看见她消瘦温暖的身影；临睡，她总在我没有睡着时留下一盏灯，唯恐我有半点闪失……

就这样一天一杯，药伴随着它独特的味道汨汨流入我的体内。在回味药的苦涩之际，我又感受到了一丝清甜。后来才发现，母亲会悄悄放入半颗溶解好的冰糖，在不影响药效的前提下，也能缓解些许苦味。

中药的苦味浓烈得呛人，却在细细回味之下，仍能品出一丝甘甜。嗅着母亲身上淡淡的草药味，我不由得红了眼眶。

药苦爱甜

□ 徐汇中学高一(2)班 陈禹婷